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邊防一

和戎論　宋景文公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王盡日月之所照以為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軌內撫諸夏外威四裔蕩蕩無與名尊無與上貴固不賓者抗大順以覇虜之恃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仵祖兆宗之勳下以定深根固帶之業此堯舜所以稽古商周所以播虞九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今大宋奄承駿命光有中區數至仁高蹈乎帝先篤洪伐戎蜀於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屬九州之屠裂羣王偽帝分據州郡游魂之虜當陽有和戎之義綈帛之錫委屬於含穢歲時之饋相望於絕漠寬以原法若泰翻子意者若非聖皇所以操絕瑞垂無窮之意乎夫率鳥舉

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賊艇爲一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
者不以此時長驅而深入係頸而累老躡冒頓之垢洛塞禽猾侯之
巢方且覷覷然詢樂成之近議捨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
忘久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纓也崇禍
賊爲主人喟然嘆曰吾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內不識其
外也夫持文元之類班論春秋之攻則極矣從大澤之觀而諫
紅海之深則乖矣僕嘗惡聞其說今爲子揚確而陳之夫天生
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善教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
爭者末節可過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陣至仁所以無敵子
貢足食以去兵爲先楚王還師以葬冥爲德先諸夏而後夷狄
限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賊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
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討其君除其害救之
塗炭歐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予所以怨三舍所以降
一成所以定此聖人用兵之大略也夫匈奴之患爲日久矣處

書有徂夏之誠禹謨著即叙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三年之役以宣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白登之圍孝文警霸上之戍斯皆當鴻均之代因侵略之暴硈邊撫士烽舉而燧燔甚務輓粟帚磨劒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命奉春而和親擁牌挈節思李牧以為將此皆窮聖發憤計深慮遠之謀也是知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無城郭之守廬帳之備羶肉酪漿以適口革笥木薦以便射弩獵相尚遷徙無常厲抗勝之威騁新銳之足乘象犯無轍跡之疾勝敗無讓救之援輕齎而入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葦其財苻猾被毳不足以叅祖并其衆披髮左衽不足以使令廢弊中國以奉絕域非惻隱之仁血戰不解勝敗參乎非成功之武且秦皇藉破從之勢以挫鋒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末也天下愁怨民不聊生於是乎始有陳勝之亂漢武據數世之積矯前代之議禁

朔方以毀右臂通烏孫以裂右肩及其未也府庫殫竭貳師外叛於是乎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未其然乎是故聖人知鏖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處內侵之爲患則嚴之以亭障來朝也不傲其玉帛請和也厚結以盟誓入而寇也禦之以整引而去也縱而不追春秋賜以奇麗之帛關市通其貿遷之貨況惠以撫之畜力以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守乃欲擒盛際而論疲德徼小利而背宿禍亦以謬矣且往年單于有南牧之患上聖奮霍征之旅輕車突騎分布於寶城擒俘斬馘獻於行在旬日內戎醜大殲當此之時大羸之君賢王之師震怖相視艱譯狎至咸願移玆款塞息軍旅之事放牛休馬為兄弟之國入奏既入諸帥會議多以謂虜衆既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略之獲外無求應之援變挫其款固有闘心計者不若陰許之和且懈其志然後詔環衛之士勒兵壓與之上下又命沿邊之郡

乘高守險略其輜重命一上將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大
數日單于之頭可致於麾下矣惟天子獨斷昭曠屏退衆說以
謂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遷而廻之非順物之性擒之於敗非
勇許之而信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爲而可哉乃大赦其叛辜
齊其惡滿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之盟自是以來朔野之民息
肩於奔命龍庭之君敢角而請朝因其款以誘則來而拒之成湯
之甚武也拒而勝之文王之三捷也服而捨之唐堯之至仁也
撫而安之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歷歷列辟而論功聲明
之盛殊尤之代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語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朱德可謂當之矣客曰非有是言也且
文雅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美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安有自
晉室召戎伊川被髮種落既盛干戈日尋侵伐我邊疆蹂踐我
畿甸是使先王桑梓爲甌脫之區離石將兵亂可封之俗至于
皇朝誕敷命踐以來其而匈奴尚雜據幽都首鼠北鄙先帝含遺

黎之困厚賦國之餘始務救疏來遲早伐貊我右撫朔御營求遼陝涼駁升旌賞朝廷激清窮行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流出倉箱紅腐介士莘勇神在乎利坐朝之相決勝於內汪意之將分命於外加以天休地寶霧集山委古人有言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是宜挾符瑞之感并賢能之力大啓土宇以成先志圖亡方略亮復內地斯必取之術也又何疑焉主人曰甚矣客之不知言也夫公劉避狄人而去國居豳不以婁去元棄朱崖而罷戎漢道於是頓貧於虛內君子之格言賈士愛一子雲之深識況乎與絕之域湯函之地瞻虜之所處共工之所流得其域不以益損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於安民禍莫大於從欲今不忍悄悄之憤而啟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域以攘尺寸之地嫁從欲之禍隳安民之政歲曰不拔師以流離則禍可勝道哉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吾者不居之地不牧之民靡有安足須中國是以封甸要服限遠跡

之宜義懸貪驕戎兵華之舉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論矣方今鴻
明之化安若磐石密清之風高邁垂策今子乃欲棄姚然之戒
議角無用之虛文勞四海之屬復一州之地亦以偏矣且子徒
惜匈奴之役我將帥曾不知懷其亂遂使漢徙漢北徒見匈奴
之猾我土地曾不知羈縻其主俟使自致闕下謂符瑞之可恃曾
不知安必慮危謂將帥之可用曾不知師出為老言未卒客降
服而謝曰鄙人昧淺說於聞見垂聽言而踰侈歷執古之醇聽
而今而後乃知聖人之事業非匹夫之所知也

息戎論　河南先生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傲千里環重兵以戍之
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
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
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及旣然明用裁五十四億而財減殆盡今西北四師（逕戍兵字添州郡）延戍卒十餘万一卒歲給無慮二万（平時兵与冗卒數其中數撫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万卒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兆他警豈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頃利於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備邊數郡什一歲不常登粟有帛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饑我必興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科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司十餘万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万（今邊郡有其制然止塞鄉兵籍寡少不足倚）敵貲其賦無他易（財以泉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至於耗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資爾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

彊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屈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朝勝之策乎

用屬國論

河南先生

昔漢發羌胡之兵夷郅支之壘唐出回鶻之師平幽陵之叛前世得戎狄之効者多矣乃者凶渠旅拒方議問罪而角斯羅首輸誠款請加討伐陛下講柔遠之略嘉慓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寵命溢於穹居官爵延于渠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貪而無恥不可恃以誠信況角厮囉頃在先朝僻處西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遵之祅嘗抗章陳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瑋所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祗屬聖德迴首面内當於制馭之道廼適權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戎捷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角厮囉之才去平夏僅三千里彼昔與大邦為讎豈有一朝觥為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

未得其誠效徒市虜以撫喇耳為禦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略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得斬然後計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於財利理當審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敕邊郡俟其走集遠其去俟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攻而觀釁奮銳發機擊之蔑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減七八萬保塞蕃落切部折李二張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類也邊臣之侵漁故屢有攜貳宜申敕鎮戍厚加撫馭期堅甲莽子利其勁矣命諸將監護使分諸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於奔命且彼進無攻掠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之間兇黨必潰則可係大憝而戮諸街告成功而薦祖廟矣

兵備論　　六一居士

惟主選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故堅執鍬乃捍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乎辨其幽而深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建興與農中郎將唐置營田使副判官

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彌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墾植儲時周遺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桑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利致倉廩委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廢植杭稻雖荒隙原田亦當懇闢播以五穀令河北堡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甚壯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耶未然何歷朝而下泯沒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其議良以溉導之術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開畎水衝民田只百戶妨閡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因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大夫

日漑田之迹湮廢玆欠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顧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傚矣又豈成功之難哉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盜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論　六一居士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謹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候或來獻貢得以覊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門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振旅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

巳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
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井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
澶淵牧以至飲馬於河蕭民不聊生矣非北虜雄盛如此失於
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時塹道引河流固
其後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戍兵茲亦謀塞垣之一策
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作利
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泝于廣信安肅達于堡塞或
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
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
可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
即戎人為余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要資寇兵非中國之
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數與諸城寨刀斗相聞鮑唐二水交
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

方南北修好恐邊吏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言貪狠殆將
萬一養銳伺吾人之懈須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
哉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架相付貽後世深患從何
如哉

論禦邊

芸閣先生

臣聞古將之有爲者未嘗有不先審處其宜而能收其後功者
也有不可取之勢於已然後可以有所處必有機械足以應萬
變而不窮然後可以有所爲是以其處必獲其爲必成不幸而
不獲不成則可以言天而非數之失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今不先修其戰之具
而望其必不來不先修其可守之備而望其必不攻不忍悄悄
之忿而輕於一舉殆非善戰者也臣竊聞夏人背約犯邊陛下
憫然不忍邊民之被害忿犬羊之無禮議者直欲絶累世之好
止當歲之賜條議興師討其不共此乃群臣誤陛下也陛下亦試

恩今日絕好明日必大舉而來其將何以待之任何將可以當禦侮之寄用何兵可以應敵以何力可以供軍興之費此不可不慮也臣儒生素不知兵但生長關陝當任邊郡至於夷狄之情禦備之要亦妄留心知其一二不敢以疏賤自絕敢為陛下梗槩而陳之臣竊今三邊之兵僅可以自守而不可以戰食僅足以支歲月而不足以犒賚今不幸輕絕虜好致其全國而來與之戰則不足敵堅壁清野以待則吾未必能邀其師被邊之民傷殘亦已多矣又不幸夷人知吾之不戰委城不攻長驅而入則關中非朝廷有也當此時又何以待之議者必曰康定之戰元昊舉國不敢過潘原今安敢委城而深入臣獨以為元昊不過潘原元昊未為知兵而不知中國之虛實也使其知兵與吾之虛實為長驅而入不知中國之兵可與腹背攻之乎其衆寡強弱可以敵之乎景德之難北虜棄魏都六七郡不攻而直犯澶淵其勢可知也伏惟陛下知勇聖善深遠當以天下根本為

慮然而議臣不慮後害輕起兵端臣恐虜難未已而中國坐困惜一歲之賜而殫十歲之賜未足平也臣深爲陛下惜之伏願陛下少留聖慮延問老成姑忍一朝之忿與圖萬全之計擇仁厚之帥戒生事之臣聚兵畜財常若寇至後數年間將足以用兵足以戰財足以養然後下詔問罪彼將惕然承命可不戰而服矣又焉敢輕犯盟約侮慢朝廷哉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亦有愚策可使兵足而費少邊寧而民不困如陛下不以臣言爲無取少加采擇則臣敢繼此以獻

備武論

江溪先生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物聚而爭有攻奪其間者故蓄兵以禦之虞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師以虞舜之世可謂治極矣猶且懼蠻夷寇賊猾吾民是雖極治之世不可以不戒也今角天下之地而守之者備西北而不爲東南慮豈西北之害大而東南無甚戎辨

驗犬羊之群聚而然耶夫蠻獠之變窮閻猾夫之倉卒揭竿
而起呼者其聲豈上下於西北耶而東南之郡縣固無深溝堅城
之守勁甲強弩之敵士卒皆寒飢脆弱老病而未嘗識戈矛之
倒正雖屯禁兵皆單客浮寄無家室墳墓田疇之爲累鬬譟聲
則駭然而四走彼何顧藉而爲之用命耶迺者如王倫輩一賊
夫耳驅聚數十民跳踉於曠野荒澤之中而郡縣之吏民恐懼
奔避鳥逝而獸伏其尚能有爲者則或具酧醪美肉斂民之金
帛以遺之如屬國之恭事強諸侯萬一冀其不爲暴害耳尚何
敢正眼賊輩乎而朝廷乃責其棄城而繩之以法不爲之具而
責其守豈其理耶凡事之未牙蘖則朝廷恬安而不爲意及其
猖獗一發乃遽起而爲之謀事已則又解而散去非所謂恃彼
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待者也故往年儂賊寇橫南則爲備橫南
又聞其轉而入蜀則稍爲之備蜀及已逃去則亦隨而隳罷此
豈爲持久計耶陝西河東河北緣邊之地及廣趣兩徼其樓櫓

拒敵之固畜馬募士之方旗甲弓杭之積則或講聞之矣至於江南荆湖京東西兩蜀淮浙間則未嘗有及之者其郡縣之郛邑則或依荒雜壞垣溪谷山石以為之固雖有古城塹類皆缺蝕之餘草樹之堙塞狐兎之穿穴雖馬牛羊之踐蹂無丈尺之阻而樵兒牧豎之可踰其庫兵則皆壓久不治弓弩弛而不可發劒刀鋼於室甲胄臘屬或隨摽而裂一日有緩急其尚能守而禦之耶雖有太公之謀賁育之勇不得有為矣宜嚴敕守臣稍增葺之城不可卒具當完以歲月不過十餘年則所在堅城矣課募匠工使盡其巧計其兵之多寡而畜之則亦不過數年所在有利兵矣擇長吏以守之責銳士以習之雖有姦亂乎其間者我則有以待之矣或者謂朝廷方講治禮樂文章之具而未暇為城壘甲兵之謀將損國幹而攪動天下之耳目嗚呼茲儒術之論烏足識大易虞舜所戒哉

大賁　　同前

宋之為宋百年矣堯作舜述非有如秦皇之奢者為宮殿苑囿游觀行幸之飾漢武之兵革誅伐四夷之事堯湯水旱之害其月入歲收宜倉庾之米粟府帑之縑金陳陳厥腐爛如糞土壤何天下之久而愈困耶其大費蓋在兵與夷狄兵最甚病夷狄次之自西虜之猾邊兵興馬芻車乘牛羊弓甲旗鼓以至鳥獸之齒角皮羽調發百出而剝撓徧乎天下縣此財遂大踈然而賊已獸伏久矣而兵尚未徹坐而食者舉天不知幾何人月給之芻粟歲給之縑帛金錢亦不知幾何數而三歲祀郊則皆有賞賚乃至數百千万此兵之大費其勢不可主黍減也北虜之歲給五十萬西虜又二十萬更有使人迎勞賜與及餉信之物惟恐不豐此夷狄之大費其勢亦不可主黍減也故凡自秦漢而來所橫取於民者關市舟車六畜之征酒酤鹽鐵茶榷苛有一孔之利官已盡錮之內自廟堂大臣百執事外之郡縣少收曹屬簿書管庫之小吏率以財賦為急務是舉天下以養兵養夷狄

竊譬之嬰兒之病惟抱負扶持之而已不幸仍之以飢饉因之以寇賊常賦不入則將見紾民之臂而奪之食闌民之口而奪之食勢不得不爾也然而節斯二者則莫若先治兵治兵而兵猶可制也兵之壞自唐興府兵于今三百年矣今兵尤不可用蓄之太優浸爲驕暴主帥長吏不敢以杯土役之凡郊祀及歲月之廩給賞賚其少緩之日月已將合謀而劫長吏是猶養虎以防檄未能搏其田豕反爲農夫之害也而又類皆屯寄遷徙交易與主將不相親不熟其金鼓之進退山川險隘之險易要害此驅負人而填巨壑至則陷於敵嘗欲若中國之猾亂者矣故嘗与西虜南獠從事矣而其負敗殆居七八是兵雖多而無實用則是天下之無兵也又何剝刻無罪之民而養此無用之兵耶其治在略法唐之府兵差擇其病老願去者稍除之以其壯勇各隸其本土視府之上下內外而均節之磨之以歲月壯勇者漸而衰耗則稍募新兵以補之新舊相屬綴以務合府兵之數而

後已嚴法制以繩其驕擇將領以習其用期于十數年之久可漸消其冗費而得精兵矣少而精則費狹費狹則取民者鮮而公私可有積矣朝廷因其羨贏蔚以備水旱以養癃老矜寡特而蠲其賦租則彼無窮矣孟子謂梁惠王如施仁政則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如是則二虜之費亦在我而已

量敵

金華先生

臣聞敵無常強由吾有以致其強敵無常勝由吾有以致其勝譬之相搏彼固非有此佼也特其力之稍偉爾彼蓋不可與之速較必退養吾之全力以乘彼之既老此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故強可使之為弱而勝可使之為負不善者倖倖然不顧吾力之不支而急於報復屢出而屢敗以自斃而後已是以俾敵成常強之勢而收常勝之功豈不誤哉是皆始於已而輕敵之過也今大恥未雪天讎未報忱戎嘗勝以死鬪敵此陛下之職而亦陛下之責也且豈欲陛下忘敵而苟安耶然敵有堅壁而

時有利鈍願陛下量敵而相時為敵之方堅而時之未利必忍
以逞之可也況陛下天錫神武春秋鼎盛但能修己恤民強力
而不反則大恥何患不雪大難何患不平以臣觀之今天下之
事雖漢高帝唐太宗有未能遽辦者蓋使敵有可投之隙
而時有可為之機則食不下咽寢不安席自奔走而赴之猶
恐不及不然高帝太宗亦將養晦含垢磨以歲月冀夫終
之必快其憤遂其志而已若務殫其財而竭其力至窮兵以
張敵之勢稍而勝以移敵之功而吾乃判然示其久弱之形與
積負之原矣及夫隙至而時來必將拱手睨而無所措也臣
中夜念之不覺涕之流席昔晉之世石虎既死庾亮頗欲
經營中原而謝元泗水之捷宜可鼓行而席卷然皆不能有為
者政以財殫力竭耳是則養吾之全力而乘敵之既老一舉以
殄之與夫屢出屢敗而至於無以使其憤遂其志者顧利害甚易
見也與其數跌不如審敵惟陛下留聽

卷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九

論著

邊防二

治戎論上　　公是先生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識者之以其文勸之以其義按而類之比而質之僬僥見乎堂之上求察弗能辨觸角也堂之下求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取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取而不言戰遠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王者則固無敵於兩夫王者既已處天極之位立萬物之上

矣其嚴也若帝其動也若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來往歸
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凡天之所長地之所養與人府庫以為
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
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
入南至交阯北至孤竹無得以賞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
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
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充矣
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充矣必勝之勢也以其
至衆擬至寡則寡不充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
不充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擬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
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
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吾衆也吾必不善明
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
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

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否可必此春秋所以頭言敗而隱言敵也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頭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責無營之富德非之焸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感亂之臣誰能悍之

論戎論中　同前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狄入衛未有言敗中国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盖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国者至貴也至治也至義也春秋之世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国不可以有勝中国云爾其名猶遠

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也在中国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備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備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跡而不御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倖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汙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恃服也謹吾躬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覷觀中国則若禽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徙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御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

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矣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專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戰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没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国惟姜戎書于經（僖三十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乎是一實也

治戎論下　　同前

中国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凡以威服之也中国之與中国則有戰中国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鬬爭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貨之心非有殘其民之意是故結日而後陣成

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此中國之師王覇之治也彼夷狄者不然其來為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相麾厲者也直將剽人民以盈其累掊府庫以足其欲斬樹木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虎豹之搏長虵之噬頓國之廣也有國者時其至而慮其害者可以害之毋待於信苟可以絕之毋待於仁曰除患而已矣効力而已矣是故言勝而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貴於勝不貴於戰也六爾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與狄之禍侵伐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者非無其事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耳以謂戰之道以待中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戰則譏之夷狄雖不戰不譏也其不譏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其指也齊人伐山戎公羊以謂褒之以戚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以謂其重創是皆不然是皆延寇而揖之以為讓偃戶而哀之以為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意也問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愛聖人

之信無所不孚聖人之禮無所不被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棄之絕之何也曰不外則不能全吾仁不棄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於服遠以為名不恤於喪遠以為蓄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澤不加也一之於鳥獸不以鳥獸役人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之同自狄來來者來朝也言其來不言其朝以謂其來朝不足以榮其不朝不足以辱蜮也蜚也鸜鵒也一有一亡者也此之謂也故不明於春秋之義者不足以自治不明於自治者不足以治戎明於治戎者務禦而不務追在勝而不在戰禦以春秋勝以春秋道也

備北狄　　河南先生

夫戎狄為患厥惟舊矣自唐虞而降迄於隋唐與時盛衰寇盜中國蓋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之性樂於戰鬭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叛為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之得其

道則陵犯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尊尚武功生事荒外不較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困矣未爲得之害也夫善禦戎狄者在乎任將帥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無事則守有備有事則戰故守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昏錯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發而去備也太祖皇帝以神聖之姿承五代之弊僭僞之國棊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西疆秦隴南封江漢北不過潞惟東暨于海太祖委任將帥奮揚武德十七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之係虜蜀之君開荊衡之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嶠之祆祲振皇綱之解紐太宗纘服吳越請吏乃親總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於是覽禹貢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龔行弔伐而北戎方熾師出無功卒不能夥老上之龍庭按榆谿之故塞厥後繼以潘美失律楊業捐軀繼遷叛隙又擾靈夏由是虜勢益彊陲

趙稱矣朝廷命李繼隆康保裔傅潛王繼忠王超輩為上將以禦之未嘗有尺寸之功皆相繼敗北先皇帝忿積燕薊之必憫士民之遺叔親駕戎輅親臨澶淵俄而撻覽授首天振天聲提戟勇之大將澶淵之役為石保吉部將伏弩所殺即民間所謂統軍者虜衆胥熸乞盟請退先皇帝志在安人誠深瀆武乃命單車之使申金帛之盟抗敵國以禮之賜珪幣以安之疆場無虞幾四十年矣有以見聖人屈己愛人之深也夫戎狄者言語不通政教不及無耕織之業以厚其生無邑居之固以安其俗故前古雖得其民不可臣也得其地不可耕也趙武靈王欲開拓中之地則先變胡服唐太宗既滅突厥卒不能有遂立李思摩為主而遣還漢此異乎方今北虜之為也習禮儀之事講君臣之容有詔令誥誓之文有冠冕衣裳之制又聞自虎口之北有京曰大定府合環千里之間有城壁皆以郡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之騎未盡格於漢儀而絕号設官殆有殊於戎俗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屬於我俾

自叛其俗耶抑其君臣將革其政教謀為害於我耶且國家自雍熙端拱之後迄於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反其俗方改政令作法度殆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習易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盟誓之重哉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帛之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凶歉民力虛困則虜必賜隙乘便留我信使擁其嚚獷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犯邊陲必為深患矣夫備豫不虞武之善經也國家得不豫為之備者乎既思為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銛利器械儲積金穀俟其我存信誓侵盜邊鄙者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足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彼敵之以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於此矣

北狄論　　潁濱先生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赤幽之

之北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嘗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邊表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絶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殰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遯雖匈奴之捉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者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俛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言所以戰
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
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
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
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師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
秦破殲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
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
上之所為皆進而不挫皆自奮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
梁王使將軍新垣衍抑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
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
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
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
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
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滿

之狄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
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穎濱先生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
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
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
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挾其將弱之兵為
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
者以勢相依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
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
而吞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
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
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

力自爲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
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
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
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
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很而好
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
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
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
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
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聚會也今使吾兵皆
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
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
虜將不君而執中將友而求以相就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
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

懼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敢改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於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潁濱先生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欲相統轄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雖其類不一其心終莫相爱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又北狄之人縣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盛定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資於林木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至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不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誅求中國盡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詐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

南蠻西南夷之民衆其大抵無慮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來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異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計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登絕而不之通今邊郡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詐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恤窮苦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相糾鬭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以其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繩以法當略其不甚以為不足用然及西

戰之亂怒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燕薊論　　　潁濱先生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号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未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　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雖且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之而止契丹據有全

燕趙豪傑奔走之餘兼五帝子女之富重賦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責望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彼嗜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糵之美至於老死稱伯無一不享天年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為禮義吾見劃地之恥而獨享其利則夫豈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地者湖鎮青教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獨狂叛復難息理極而返部族內潰而唐士遺黎解辮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曹李吐番之變乎

西夏議　王樞齋

經傳所謂夷戎者以其狡之則去而縱則來如犬性然今也縱之而益其不來是猶壅水之氣流而欲其不溢恐也嗚呼其亦殘矣諒祚以七年春寇[illegible][illegible]僭中國而度其[illegible][illegible]使來[illegible]朝廷

官曰客省使日左司郎兼知雜其車服用曾稱是經略互約於境上以同首于朝廷而朝廷不抑之羌人銳然曰朝廷從我矣誰敢侮予者噫其僭其傲止是而已哉吾懼其未出故訐謀者不可測深思憂禍亂者不可不杜微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九

論著

邊防三

議狄論上　　觀物先生

孫武著書十三篇用兵之法備矣而首篇以始計說以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然則有兵而不知料敵者其將木偶人耳有國而不知料敵者其君木偶人耳今夫兩國相持雌雄未決善戰者必先知己其次知彼知己故先為不可勝而敵不能敗知彼故待敵之可勝而動必有權小大之形強弱之勢主客之情狀我能逆計而豫圖之則伐人之國攻人之城屠人之兵蓋何所往而不利也方今戎狄為中國患深且大矣謀夫議士借箸籌畫聚米立談逆知虜情於萬里之外者亦太審矣以愚料之中國以德勝而不足於兵夷狄以兵勝而不

足於德德勝於兵故可以致治而莫强於定亂兵勝於德故可以代人而或不能以自保誠能去兩短集兩長而用之天下雖廓無事矣國家受命垂三百年聖子神孫保民而王其治尊王道黜霸政先文德後武功勸賞貸刑好生惡殺上之所以涵養其民下之所以愛戴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親歡欣交通而不可解中更大變王綱委地豪雄之人因有投隙而覬覦非望者真主一起四方響應歸往無間於山陬海徼之遠近撫中興之運而奄有之此其以德勝者也然風聲氣俗習於閑暇安於苟且失於懦弱而不競其君子務以文墨書史自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其小人務以衣食聲色自奉而無勇悍果敢之心以平居翺翔朝廷優游里巷惟簿書刑法是守惟田疇桑麻是力一旦聞有賊鬬殺傷之事往往惕然股慄洒然汗下人人自以爲莫勝任用是以亢方張不制之虜猖獗何異千金之子長養於高堂華屋之中厭飫乎飲酒食肉之樂手不使擊搏足不使趨

走態度柔脆厭厭如婦人處女而欲與行陣武夫角抵以爭勝
負其不格豈待較而後明哉夷狄世稱善兵而金人爲尤倍
於前世驍騎雲屯精悍蠭起履鋒蹈刃死不反顧則軍國之兵
技弗如也草行露宿禽獸與群飢渴勞苦所不能病則中國之
兵力不如也重以百勝之餘當以瘡痍之衆宜其鼓行而南囊
括席卷凶威所向動輒摧折莫有能捍遏之此其所以兵勝者
也然殘虐暴戾甚於豺狼所過之處幾有噍類流血成川聚骸
成丘幽冥怨怒莫知紀極加以權臣跋扈威凌其主篡奪之釁
已萌蕭牆之禍將作終落丘墟特有待耳雖然夷狄以兵勝固
中國之不幸而夷狄之不得誠中國莫大之幸也向使金人入
吾國撫吾民攘吾地據吾城邑如劉趙符秦托跋魏之主盜神
器而矯天命以夷狄御中國則天下已無如之何矣惟待衆阻
威覃事屠戮所以億兆生靈嘶冤懷憤雖吟思漢之心永永無
窮而宗廟社稷得以再造而久存也然則為國計者蓋亦取長

而去所短乎莫若修德為本而輔之以智力濟之以威武易天下之政變天下之俗使吾民置然有願戰之心而深以復讎報怨為念則夷狄所長我得而用之昔秦孝公即位諸侯並侵士地削弱於是慨然下令於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未幾商鞅出而任其事開阡陌急耕戰誘三晉之人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以五十人習戰非農與戰不得入官行之踰年秦民怯於私鬬勇於公戰遂以兵雄天下夫秦民非前弱而後強也賞罰号令有以激之而然耳此亦明君賢佐強國濟時之良策今日所當斟酌損益而行之者也儻惟因循苟且襲故守常用吾仁義之化欲以服異類率吾柔良之民欲以抗勍敵愚恐以羊攻狼必致於禍亂紛紛豈有既耶抑嘗聞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問之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恐慮慮慮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方今金人之善戰

非止於鐵劍利金人之善謀不假於倡優拙彼我之勢必不兩
全廟堂之上軫國之患者宜早爲其所以善後之計

議狄論下　觀物先生

古者夷狄之患在手足今者夷狄之患在腹心古者夷狄之患
爲疥癬今者夷狄之患爲癰疽古之夷狄尋干戈事戰鬪小入
則掠大入則侵遠則擾邊近則陷郡縣吾中国於是命將帥
以討之屯兵以折之不得已則捐子女玉帛以賂之彼不畏威
而遁則懷德而和雖獫狁之於周匈奴之於漢突厥吐蕃之
於唐最稱雄強西北者然其爲患於中原不過如是而止耳今
之夷狄則不然狙詐桀黠百倍前古戰勝攻取莫敢誰何號覆
沒兩河播遷二帝而狼貪虎噬恬不知戢戎馬駸駸直犯江浙長
驅遠涉歷數萬里嗚呼自開闢以來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
者也歷攷漢唐之世名卿才大夫遭時艱虞慷慨發憤陳禦戎
之策者亡慮十數家商推評議各售所長知屯戍之勞者以徙

民寔邊為便明耕戰之術者以屯田積穀為利或以塞防為不可罷或以屢北為難深入或以招降為先或以自保為務違軍戎之利病者以險阻為可守計貲糧之匱乏者以河渠為可復有以五敗為言者有以六失為言者有言兵守不敵難以成功者有言兵宜土著乃守者此鼂錯趙充国侯應嚴尤梁商蔡邕劉既杜佑杜牧陸贄鄭子儀孫樵諸公長謀遠慮力紓國難而收功効於當時於今日觀之略无足用是何耶盖以全人盛強爲禍滋大非異時夷狄之比故也愚亦不能為今日禦戎之策而能為今日平戎之計非為平戎易於禦戎也事勢有如此者耳獨不見夫捕虎者乎虎之為物猛厲而趫捷方其磨牙掉吻咆哮跳躍而前雖使賁育之勇奮其所不免及其投機穽置網罟以誤之使彼陷没而不得出則雖三尺童子能制其命此愚平戎之計也請先論大槩而後陳之自古好戰之士不有黷武之禍則有叛逆之變是二者勢之必然也何則兵用而不戢

則將帥擅權於上而起跋扈之心士卒服勞於下而懷怨怒之志將帥跋扈而篡弑之禍作矣士卒怨怒而叛逆之變生矣近者歲年遠者十數年禍變之來无所逃也昔苻堅虎視中原杖其雄武吞強燕舉西河兼巴蜀跨漢沔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亦可少休矣而窮兵不已欲逞志於晉室淮淝之戰一敗不振向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就敵慕容垂姚萇之徒乘弊爭奮以戕其國至於身死人手子孫殄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其堅之謂歟今金人如何哉強關震撲交惡西海連年入寇殺人以逞魚肉生靈錐億万計天道惡盈必至顛覆頹敗禍之舋有二中國特未知乘其舋以破之耳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故盛名之下莫難於久居今粘罕之徒以桀黠之資處僭逼之地擁衆數万重聲赫奕專權跋扈威振其主必疑其臣臣必疑其君君臣相疑鮮不為乱漢以五單于爭立而破匈奴唐以突利內附而平突厥鄰國有隙然後加兵百勝之術

也爲今計者莫若用吾陰謀以徼其亂率高麗西夏諸國臣辟厚啗推尊粘罕盛陳夷夏畏服天命有歸之意以從臾其篡弒之事雖未能使其必然而虜主聞之亦已猜忌矣虜衆聞之亦已癸感矣犬羊之群自相攻擊則其國可立墟矣昔信陵爲魏將帥率五國兵追破秦軍於函谷威振天下秦王乃行万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於王曰公子亡在外十九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南面而自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又數使人間偽賀得立爲王矣於是魏王使人代將而奪其兵今欲用此術以菹醢粘罕可乎庶幾其或可也忠臣義士古有破家爲國殺身成仁而不避難者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漆身爲癩吞炭成啞欲刺襄子以報王讎事雖不就身死而志不奪張良以五世相韓傾家財結死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欲爲復讎卒輔高帝滅秦社稷此皆慷慨磊落之人激於忠義奮不顧身與用七尺之軀欲報刻骨之怨而有

國者所當招徠以備非常者也金人自入寇以來賊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又且劫奪兩宮遠征沙漠吾人怨之深入骨髓其間豈無抱忠秉義志雪國恥如豫讓張良者而金人恬然未之知也虜部之中戎虜之內華夷錯雜群處略無彼我之間因權制敵最為良策朝廷莫若復漢武舊典置收之科以募天下死義之士激以忠孝結以至誠厚其族屬優其田里臨軒泣涕而遣之勿使之出奔俾自為圖毋豫吾事須伺虜將之不戒竊發於坐刺而殺之一人而百萬之衆可坐識矣雖然古者破人之國有以力取之者有以計取之者吾將良兵精土地廣財用足有萬舉萬全之勢則術不必奇謀不必詐傳檄敵行坐收其斃可矣儻將非其良兵非其精土地非廣財用非足而敵人強盛力不能支則投間抵隙以計取勝所不可緩也方今中國與金人盛衰之形強弱之勢不待較而知矣用前一者之謀以為平戎之計誠今日之急務歟

治戎論

思齋先生

凡用兵之道務講其賞罰有功而賞必自其疎賤者始有罪而罰必自其貴近者始疎賤而先賞焉則雖無不賞也故賞一人而萬人勸貴近而先罰焉則雖無不罰也故罰一人而万人畏蓋用其賞罰者有要故也今也當一隊之長處千人之上不幸而毫髮過犯主帥坐乎廳事使左右執而笞撻於庭是不謂貴近矣是不知所以用罰之要矣士固可使畏也然實喪夫長上之心蓋法嚴而禮不足相也夫禮禁邪於未然之前而法救過於已然之後法之為用其不逮禮也久矣與其既過而治之以法固不若講禮禁於未然也彼以大官重祿介然居士卒上日夜所以督之董之者莫匪鞭笞箠朴也彼素待其士卒如是夫一旦有失吾以彼之素待其士卒者待之其心寧不愧耻惟君子為能知過自非君子孰不曰吾身已辱矣廉耻索然喪矣事之呼賊無厭者何往而不可為矣故法愈嚴而罪愈不禁吾固謂

之也凡人之心孰不惡辱而好榮故善化人者必厲其廉隅砥其節操習使夫恥辱存諸其心而不使加諸其身恥辱存諸其心故戒懼震悼惟恐其身之或罹是也故有所弗爲其所貴身已罹是矣則彼又奚忌憚之有哉仰而畏主帥之嚴毅也俯而怵然恥臨其士卒也則彼又奚樂爲吾盡死力哉故法嚴而禮不足振者非惟罪不可禁也實毀夫長上之公令使罪可禁罰可畏長上之心不喪惟先禮而後法亦先禮而後法去者非嚴夫法也凡所謂長上者吾厚禮以待之公事畢則與之雖然相揖揖惟之上勿使奔走趨伏視士卒無異如此故人咸知夫官職之榮而有恥心若猶未免乎過也宜度其大小輕重非有大故聽入錢以贖其罪者並削官取爵因無留困夫笞箠亦足以懲矣罰雖加諸其身而廉隅節操猶在也後亦可無無大過矣故用兵之道法以制政礼以正邪故法欲其嚴也禮欲其隆也法不嚴則易亂禮不隆則易動今也禮法亦不相參矣禮法之不相

麥猶可言也其甚散者三軍之士渙然有離心矣夫戰之道陣欲堅鬬欲齊士無有二心故其陣也堅肯以死易生故其鬬也齊夫死者天下之至難也坐然而陣趨然而鼓譟旋而麾之曰爲我死於敵當是時也非夫愛我如父母畏我如雷霆厚我之德而深我之澤謂不死不足以報也則吾安得使之必死哉彼固有舉大將旗鼓與賊亦彼固有弃甲曳兵而走亦用百萬之衆不素結其心者不得一人之力是故善將兵者使三軍之士衣非有餘也而不至於寒食非有餘也而不至於飢力非有餘也而不至於竭故其志不驕力不墮今也有寒飢不免焉者也勞漸苦骨日習戰不止力已竭矣兵固不可使忘夫戰也不可使忘夫戰曰習焉可也今乃窮日之力而役之凡人血氣莫不有限如此歲歲不止而強者日益衰壯者日益羸飢氣日益喪則是君侯之兵敵未至而先已疲弊也彼衣食往往有未足況勞瘠苦骨日習戰不止乎吾無事猶有缺缺然者一旦欲使死吾

旗鼓之令是烏得不離哉今誠上而遇長上以禮撫士卒以恩閑其日力俾少安逸以養其銳氣毋加爆濕以巳意以通其情夫如是百將同心三軍一力蹈白刃赴湯火惟所以命

攻守論

老泉先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耗兵費糧而敗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所不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西銳兵出其東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

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不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不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墉毀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墉毀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江都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夜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

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邪

攻守論　思齋先生

爰自維揚失守翠華南渡南北之形於是乎判吾之不能北討猶賊不能南來其勢然也方今天下有自守之形无出攻之形況夷狄兼燕兩河齊秦之地而用之奇謀秘計出鬼入神邈不可測劉豫禪中國之勢擁天子之權制政者凡十年矣彼一旦廢逐之不降胥序連十年之齊而合之燕雲驅萬乘之主不期孤豚然陝右河南諸藪視豫之廢非不知禍及其身然莫敢

謂何者其用國有謀蓋可見也君侯自視吾之用國與夷狄之用國孰愈其賢者在位其能者在職其上下之情通其號令一其賞罰信其政事修舉凡是數者吾有弗逮也而兵力形勢又居其下重以沿邊四軍一進一退首尾却狹此三不逮吾特進討焉不是爲能與夷狄角哉故曰務今天下有自守之形無出攻之形君侯所以用荆襄者亦出攻乎亦爲自守計乎其愚不肖竊料君侯之兵決不可以獨進而自守之策亦未有得持十數萬之投進不能以攻退不能以守直爲此懍懍何也今攻既不可議矣請言守之策荆襄二道天下之衝也其要害之地有三焉曰武昌曰襄陽曰江陵武昌足以控淮西然不若襄陽兼淮漢汝潁而制之也襄陽足以控淮漢汝潁然不若江陵兼漢沔吳蜀而制之也故其地形最强者惟江陵其次惟襄陽又其次惟武昌大抵上流爲重方今君侯大屯在武昌而分戍襄陽謂江陵有襄陽之蔽也曾不置兵焉屯武昌戍襄陽者是也

而空江陵者非也是何也夷狄不南下即已就使南下其名若寇吳若寇蜀者而精兵勁騎並于漢上數道並進使吾莫知適救多以馬載糧糧盡而馬繼之必將略我襄陽武昌救兵日夜倍道凡五六日乃至襄陽城下勝負之勢未可知也不幸而少却則襄陽亡矣襄陽亡敵因無急乎武昌背荊門趨江陵如蹈無人之境而江陵亡矣并夷門取利歸兼巴陵置重兵于襄陽于江陵而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矣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而吳蜀可憂矣今尚庶幾其不至是者恃襄陽之有兵也襄陽之兵之可以必守者恃武昌之有兵也兵志曰无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襄陽隱然為吾蜀之敵其去武昌蓋七百里是大援乃在七百里外非所以示敵之不可攻也君侯留一二親信守武昌而親以兵開府江陵為襄陽重者策之上也若猶未也宜分萬人五十屯江陵五千屯荊門荊門為襄陽後拒江陵為荊門後拒襄陽有急

荆門之兵出于襄陽江陵之兵出于荆門賊今日至而援兵明日援于城下矣故可使夫敵人不得輕出以犯我故重荆門江陵之屯所以重襄陽也重襄陽則江陵安江陵安則吳蜀舉安武昌無憂也惟是三鎮更相掎角君侯誠分屯爲居無事三鎮鼎足而峙武昌且可與漢沔之勢得以控蘄黃援合肥自古取吳取蜀多由江陵主上捐全楚之地畀付君侯固爲其能保庇之以庇我吳蜀也今攻守之策兩廢不講賊走襄陽入江陵是直坐吾腹中尔四肢當何所用力哉天下有投機之會有持久之計某前所謂漢唐之創業與其中興其成功之日甚者不出二年此投機之會也今中興以來十有四年矣中原尺寸之土未聞有人職方者而賊勢視靖康熾甚則彼此務爲持久之秋也襄陽特立於外而武昌乃七百里外疲於奔命此豈左右吳蜀持久至計邪誠使襄陽後拒有荆門荆門後拒有江陵賊雖旦暮至吾不七百里疲於奔命故可以持久

蜀邊論　　方舟先生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而窮之以此之近而况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概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旣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之其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爲兆亂之始濅淫乎唐入則受亂矣蜀不可無則西南夷不可絶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大長城備胡以及它方漢初困於匈奴武帝則大宛踈勒番禺夜郎昆明巂貊則車馬踐蹂鋒鏑亦橫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操杖向犬豕而欲殺之彼獨不信覗反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

也開西南夷是歲改元元封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也越巂為姚州為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龍傳實孫者今則雲南六詔或離或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為距離合不常之國也越巂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章仇兼瓊鮮于仲通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解閣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曆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志拒其請至韋皋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巂唐人封疆之內故皋得以拓土不已如唯國家弃清溪關外地以遠之此閉玉門之時也如皋復開一路其釁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利其納款之物而啓其內悔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體藝祖所以弃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久於無事矣

禦夷狄之形勢

張待制

必邊置關鎮尊地足以制夷狄陸梁之患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周天子之心以為朔方重鎮則獫狁陸梁之患將不至於中國此可以班師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必邊為節度府而先陽朔方之靈帶甲十萬足以制夷狄之難此宣王城朔方以制獫狁之遺意以是知古之善禦夷狄者必置大兵於要害之地形制戎狄則敵不敢過而為害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受敵此用兵之所深忌也後世有亭障之地狹隘而不足以屯重兵鎮守之兵驕脆而不足以當大敵閭邊塞警備則乍酸動奔逢胡虜騎頭則偏駭援兒以此制敵宜乎寇至如入無人之境牧馬屯戍勒木推剽無而夫樵婦嫠為囚俘者也漢有戍更之卒疲於道路而不足以息邊有晁錯者欲募民當塞而文帝不能盡行唐有防秋之兵坐耗廩粟而不足以鎮仇方為陸贄者欲募丁兵

屯邊而德宗未嘗備用夷狄爲患非無良吏人主不能用相也

形勢無一定之所

張待制

昔之人論天下形勢者必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天下之常勢也愚以爲不然天下之形勢未嘗有定所也特視時以爲輕重爾漢楚之勢在齊非齊果爲天下之形勢也蓋韓信以齊附楚則楚王以齊歸漢則漢勝舉而自王則鼎足之形成也七國之變形勢在梁非梁果爲天下之形勝也蓋吳楚得梁則可以入關漢得梁則足以制楚也祿山之入關也形勢在潼關其欲吞江淮也形勢在睢陽蓋潼關既破則關中有不可守而睢陽不破則江淮以爲扞蔽也河北之亂形勢在魏蓋魏存乃燕趙之扞蔽得魏則燕趙有唇亡之憂也嗚呼形勢之地我所必爭敵所必取我得之則足以徼敵人之死命敵得之則足以扼吾之咽喉其係利害安危者如此之大也劉項之際蒯通知天下之勢在齊七國之亂劇孟知天下之勢在梁祿山之變李泌知

據蜀之勢足以并關中據襄陽之勢足以蔽江淮守江之長技故知蜀足以制燕趙故曰天下之形勢未有定所視其所以為輕重尒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